

表现主义视域下的《裘里斯·凯撒》探析

仪爱松, 姜德成

(江苏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13)

摘要: 莎士比亚的悲剧《裘里斯·凯撒》迈出了其文学上“向内转”的第一步。剧中, 莎翁借助异象、音效、鬼魂、幻觉以及预言等多种表现手段异化社会事件, 外化人物的心理和潜意识, 诉诸读者、观众的感知, 其对于人性的探索得到深刻体现, 产生强烈的悲剧效果, 这与表现主义戏剧在本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处。从外部世界的异化与内心世界的外化两个方面分析探索剧中的表现主义因子, 释解悲剧的心理诉求与表现主义艺术手段在剧中的结合, 有助于了解作者前瞻性的戏剧表现艺术尝试。

关键词: 表现主义; 《裘里斯·凯撒》; 向内转; 戏剧化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4)01-0030-04

德国戏剧导演莱因哈特凭借编导莎士比亚的戏剧而具有“戏剧魔术师”之称。他认为, 戏剧不是文学的侍从, 而是一个独立的“自在之物”。因此, “根本不存在堪称唯一真正的艺术形式的那样一种戏剧形式”。^[1] 莎士比亚写过传奇剧、喜剧、悲剧以及历史剧等不同体裁的剧本, 以《裘里斯·凯撒》(下称《裘》剧)为界, 莎士比亚在戏剧体裁创作方面走上了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 即由前期喜剧写作转为后期悲剧创作。他打破传统, 既侧重于戏剧内容上的探索, 又注重在戏剧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创新。《裘》剧通过超自然异象等表现手段渲染政治事件的社会氛围, 强化勃鲁托斯刺杀凯撒前后的心理活动和内心体验, 使该剧具有明显的表现主义戏剧的印记。

一、表现主义与《裘》剧

表现主义诞生于一战前的德国, 是一种从绘画界扩展到文学界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表现主义倡导突破对人物言行的模仿, 强调“深入我们灵魂中尚未为人所知的区域”,^[2] 揭示人的精神困境, 表现事物的内在本质。在戏剧界, 表现主义戏剧表现为从内在的维度揭示事物的本质, 表现人物的灵魂, 有着鲜明的“向内转”的文化语

境, “剧中真景和幻景混在一起, 鬼魂与活人同时出现, 生与死、梦幻与现实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3] 表现主义戏剧往往运用多种主观表现方式如梦境、音响、幻觉、荒诞、内心独白等把人物的灵魂和无法名状的精神困境用戏剧形象表现出来, 加以深入刻画, 获得一种震撼心理的表现力。

莎士比亚之所以经久不衰,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戏剧不仅具有文学性, 而且同时兼具表现性。只供阅读而不能演出或只能演出而无文学性可言的戏剧作品, 都非完美的艺术作品。《裘》剧是莎翁创作的具有典型转型意义的一部悲剧, 主要剧情为罗马元老勃鲁托斯因不满凯撒的权力日益膨胀而伙同凯歇斯等人将其刺杀, 事后他们遭到讨伐, 战败后勃鲁托斯自杀身亡。从时间范畴上讲, 《裘》剧不属于表现主义戏剧的阵营, 但该剧没有拘泥于内容呈现客观的真实这一传统的戏剧表现方式, 而是前瞻性地运用表现主义的创作手法探求人的灵魂深处, 这种实验性的探索使该剧与表现主义戏剧有了共鸣。

剧中, 莎士比亚在创作主题、模式和手法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以适用新的体裁表现形式。该剧虽然以凯撒的名字来命名, 然而莎翁一直避

收稿日期: 2013-01-0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0YJA752029)

第一作者简介: 仪爱松(1975-), 女, 山东菏泽人, 讲师, 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莎士比亚戏剧。E-mail: yiaisong@ujss.edu.cn

免从正面描写凯撒的言行举止,更多的是通过勃鲁托斯等人的言行,特别是心理活动来了解他,具体来讲,就是围绕“谋杀凯撒”这一政治事件众人做出的反映以及受到的影响这一角度来实现对主角的定位。莎翁把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糅合在一起,以丰富多彩的表现主义艺术手段,如异象、鬼魂、幻觉和音效等营造了天怒人怨的悲剧氛围,特别是剧中突出了勃鲁托斯刺杀凯撒前后的心理冲突及其最终瓦解、崩溃的整个过程,从而把人物的精神本质最有效地呈现出来。

康定斯基说过,“如它(文学作品)的形式贫乏,它就没有力量震撼人们的心灵”。^[4]正是借助于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该剧才得以更逼真地再现勃鲁托斯丧失自我、精神无所皈依的痛苦,释解他信仰和行为悖论悲剧的根源及其社会借鉴意义,从而使该剧从一般的政治历史剧升华为悲剧,成为研究莎翁表现艺术的重要参考剧本。

二、《裘》剧中的表现主义艺术尝试

《裘》剧在艺术表现方面刻意追求实现“异化”效果,这与表现主义文学“揭示人的精神困境,表现事物的内在本质”的基本内涵和表达方式具有同一性。异化最初是一个哲学命题,用来描述人类的一种生存状态,具体是指在异己力量的作用下,人的异化、人性的异化、人际关系的异化。该命题常见于19世纪德国哲学家如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以及弗洛姆等人的著作。异化不讲求对原物的准确还原或再现,在现代主义思潮中,它与表现主义的关系最为密切,亦对表现主义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成为表现主义作品中一个最重要的表现主题和艺术表现技巧。

从这部五幕剧的整体布局来看,前两幕集中渲染了凯撒遇刺前的社会气氛以及勃鲁托斯刺杀凯撒之前的心理冲突,主要借助异象、音效、梦魇、幻觉、预言等手法;第三幕是关于刺杀凯撒的过程,以现实主义描写为主;第四、第五幕外化了勃鲁托斯逃出罗马途中的精神冲突,以音效、凯撒的鬼魂等为表现手段。莎翁综合运用多种表现主义艺术手段直观地渲染刺杀凯撒的非人道性以及勃鲁托斯心理活动的丰富变奏,取得了异化外部世界与外化内心世界的艺术效果。

在表现主义文学作品中,作者常常根据表现需要,借助异化手段将表现的对象变形,即使对

外部物化世界进行描写时也是如此。《裘》剧中多次运用有形的超自然视觉形象来衬托勃鲁托斯刺杀凯撒事件的异常性。在莎士比亚时代,谋杀君王大逆不道,所以在文学作品中这种行径往往能够惊天地、泣鬼神。刺杀事件之前,各种扑朔迷离的形象和场面接连出现,如凯斯卡向西塞罗描述,“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象今晚这样一场从天上掉下来火块的狂风暴雨”,还有“雄师过街不伤人”“一百个女人看见浑身发着火焰的男子在街上走来走去”“夜乌发出凄厉的鸣声”;^{[5][20]}凯撒的妻子凯尔弗尼娅也梦到几个可怕的异象,如“母狮街头生产”“坟墓开裂”等。这一切都发生在刺杀凯撒之前,一方面在剧中起到了营造紧张气氛的作用,衬托出凯撒被杀这一非同一般事件的悲剧氛围;另一方面这类异化描写也反衬出刺杀凯撒的目的并非像勃鲁托斯等人所标榜的那样是“正义之举”,从而有助于定性刺杀事件的性质以及定位莎士比亚对此事的态度,这与后来莎学界看法,“勃鲁托斯的刺杀行为是不人道的,因为莎士比亚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中包含着这样的观点——凯撒是历史变动时期所产生的最高贵的人物”^[6]相一致。《裘》剧中的创作手法在《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以及《麦克白》等四大悲剧里面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每当异于常理的剧情达到高潮之时必有鬼魂场景来推波助澜。

《裘》剧中对于外部世界的异化描写也为外化勃鲁托斯的精神世界,逐步呈现他的自我分裂做了铺垫。当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遭到全面的扭曲,人们必将丧失自我,丧失主体性,做出错误的选择,最终酿成悲剧。而呈现这种个人悲剧的理想表达方式是通过“外化”人物的内心世界。外化是表现主义戏剧常用的艺术手段之一,借助外化,染有叙述者心态意绪等主体情致、主体色彩的内容,像心理活动、潜意识等内心主观世界都能够直观地展现出来。从表现主义的视域出发,《裘》剧是一部外化内心世界的杰作。该剧在观念层面有意识地加强主体意识,表现的手段也开始转向表现主义推崇的心理外化。传统戏剧运用语言和动作表现人物心理活动,而《裘》剧运用声效作为一个重要的表现方法来外化心理活动。在第一幕中,凯撒平定庞贝

叛乱归来,众人涌到街头迎接他。勃鲁托斯并没有加入到欢迎的队伍中去,当他第一次听到人们的欢呼声的时候,脸上便流露出反常的表现。他向凯歇斯极力掩饰内心的焦虑,“凯歇斯,不要误会。要是我在自己的脸上罩着一层阴云,那只是因为我自己心里有些烦恼。我近来为某种情绪所困苦,某种不可告人的隐忧,使我在行为上也许有些反常的地方”;^[59]而当欢呼声第二次响起的时候,他无法自控,径直地问:“这一阵欢呼是什么意思?我怕人民会选举凯撒做他们的王。”^[60]剧中,众人的欢呼声、鼓声以及喇叭声一共响了三次,而且声音一次比一次高,这些声音的节奏变化是勃鲁托斯内心世界起伏的外化,每一次欢迎凯撒的声音响起,他的心灵斗争和精神压力都会上一个台阶。声音在这里起到了挑起勃鲁托斯的嫉妒心的作用,成为他产生焦虑的动因,使他最终为凯歇斯所蛊惑,组织并参与刺杀凯撒。可见,剧中的那些声音已经不是普通的渲染气氛的音效,而成为一个富有戏剧表现性的形象,把勃鲁托斯分裂的、不安的心灵状态展现出来。

凯撒死后,勃鲁托斯遭到追杀,逃出罗马。莎士比亚着意用歌声、鬼魂等表现主义手法详述了他逃亡途中的心路历程。在第四幕第三场中,他夜不能寐,听到仆人的歌声,心理上的负荷体现出来,“这是一支催眠的乐曲,啊,杀人的睡眠!你把你的铅矛加在为你奏乐的我的孩子的身上了吗?”^[61]此时的勃鲁托斯饱受煎熬。接下来他看到了凯撒的鬼魂,“你是什么东西?你是神呢,天使呢,还是魔鬼?”^[62]鬼魂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他分裂的内心世界外化的反映。凯撒的鬼魂出现了两次,当鬼魂在第五幕中再次出现时,勃鲁托斯的心智彻底崩溃,他渴望用死亡的方式来结束精神痛苦,“暮色罩在我的眼睛上,我的筋骨渴望得到它劳苦已久的安息”。^[63]该剧把精神痛苦写到至极,“人类所能设想的两种最有悲剧性的处境,都是首先由莎士比亚描写的,这就是由痛苦而引起的疯狂和遭遇不幸时的孤独”。^[7]

艾亨瓦尔德说过,剧作者与读者的灵魂可以在阅读中“合二而一”。在《裘》剧中,剧本本身的戏剧性已经异化和外化为可直接感受到的舞台呈现中的表现性。鬼魂象征、音效场景这些

外观化和客体化的表现主义艺术技巧将剧中人物的精神困境形象地表现出来,直接作用于读者、观众的感官,让他们产生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

三、表现主义与悲剧在《裘》剧中的共鸣

表现主义理论家恩斯特·布洛赫认为:“表现主义并不是无休止地进行‘形式分析’,而是在艺术作品中非常注意竭力追求尽可能真实地表现人及人的内涵。”^[64]表现主义强调表现艺术形式的创新,同时更重视对人类精神的困境和自我迷失的追求。自起始之日起,表现主义就与悲剧走在了一起。表现主义大师奥尼尔说过:“当灵魂进入躯体时,悲剧也随之进来了。”“在表现主义的舞台上,是人,是世界,是命运,它们都能变成伟大的悲剧。”^[65]

一切悲剧冲突实质上都是自我灵魂深处的冲突,自我的丧失是表现主义戏剧的一个重要主题。表现主义与悲剧在《裘》剧中得以完美结合,剧中的冲突不仅仅是人与人的冲突,人与外界的冲突,更多的是对于灵魂深处人性的折射。凯歇斯、辛伯等人或是出于对凯撒的斥责不满,或是要为父报仇等个人仇怨而刺杀凯撒,而勃鲁托斯刺杀凯撒则是自我私欲膨胀的结果。他惧怕凯撒称王,危及自身,“他(凯撒)像一个巨人似的跨越这狭隘的世界;我们这些渺小的凡人一个个在他的粗大的两腿下行走,四处望着,替自己寻找不光荣的坟墓”。^[66]然而,他却并没有合适的借口除掉凯撒,“讲到凯撒这个人,说句公平话,我还不曾知道他什么时候曾经一味感情用事,不受理智的支配”。^[67]于是,他只好以“有罪推定”的形式找到理由,“既然我们反对他的理由不是因为他现在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所以就不得不说:照他现在的地位要是再扩大一些权利,一定会引起这样的后患,我们应当把他当作成一颗蛇蛋,如其让他孵出以后害人,不如趁他还在壳里的时候就把他杀死”。^[68]这种抉择对勃鲁托斯而言无疑也是痛苦的,他原本宽厚仁慈,道德至上,与凯撒感情笃厚,然而他未能抑制欲望而不受环境左右,谋杀了凯撒,把整个国家置于危难之中。兵败后,勃鲁托斯又迷信起鬼魂和命运,精神上无所归依,自杀身亡,死前,他感慨道,“凯撒,你现在可以瞑目了”。^[69]可见,勃鲁托斯走向死亡的历程同时也是他进入灵魂、回归自我的过程。

剧中,莎翁对表现主义手法的尝试服务于表现人的深层灵魂和人的精神归宿这个主题。他将笔触深入到勃鲁托斯的灵魂深处,用音效、幻觉、鬼魂等手法淋漓尽致地展示其深刻的内心体验,特别是他自我的瓦解、分裂、崩溃的整个过程。这种大胆而新颖的表现主义手法使形式与内容统一在一起,成功展现了勃鲁托斯矛盾的心理活动以及精神困扰和折磨,产生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从而使该剧超越一般的历史剧或者是政治剧,成为一部思想深邃、富于人性的悲剧。

不难看到,勃鲁托斯的悲剧是人的悲剧。悲剧的发展是由人的选择来推动的,选择的不可避免正如痛苦的不可避免,因为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其选择带来的痛苦也皆是由人来承担的。正如凯歇斯说的,“人们有时可以支配他们自己的命运,要是我们受制于人,亲爱的勃鲁托斯,那错处不在于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5]13}勃鲁托斯的悲剧体现了文艺复兴后期由于对个性自由的片面追求所导致的人的无节制的种种激情和欲望。它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人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10]带着深深的同情和理解,莎翁对勃鲁托斯的内心矛盾、精神痛苦进行了充分揭示,试图剖析人类的本质,探究人产生精神迷乱、遭遇失败和悲剧的根源,这种尝试使该剧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悲剧。

四、结语

《裘》剧是一部富有表现主义印记的历史悲剧,蕴含着莎翁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和理想人性的呼唤。莎翁将异象、音效、鬼魂、预言等引进剧本,异化外在世界,外化内心感受,这与表现主义强调表现精神、表现主观世界和幻觉是一致的。剧中对于表现主义手段的前瞻性试验对于丰富莎翁戏剧的表现手法,增强剧本的感染力,特别是对四大悲剧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劳伦斯·斯泰恩. 现代戏剧的理论与实践: 三[M]. 郭健, 译.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9: 102.
- [2] BOGARD T. Contour in time—the plays of Eugene O’Neil[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04.
- [3] 林骧华. 西方现代派文学评述[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102.
- [4] 康定斯基. 论艺术的精神[M]. 查立,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68.
- [5]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戏剧[C]. 朱生豪,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6] 拉尔夫·霍顿. 裘力斯·凯撒[M]. 伦敦: 牛津克拉伦登出版, 1938: 163.
- [7] 布拉德雷. 莎士比亚悲剧的实质[C]//杨周翰.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19.
- [8] 布洛赫. 关于表现主义的讨论[C]//张黎. 表现主义论争.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147.
- [9] 尤金·奥尼尔. 奥尼尔戏剧理论选译[M]//龙文佩. 外国当代剧作选.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8: 748.
- [10] 郑克鲁. 外国文学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7.

An Expressionist Approach to *Julius Caesar*

YI Ai-song, JIANG De-c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Julius Caesar* is a tragedy in which William Shakespeare starts to focus on the shocking effect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events upon the audiences. Engaging multiple means to highlight the tragic environment and externalize characters’ mentality and sub-consciousness, Shakespeare is skillful in controlling both readers and audiences’ emotion and responses upon trage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ressionism, this paper makes an approach to the forward-looking artistic achievement of Shakespeare in the play.

Keywords: Expressionism; *Julius Caesar*; turning inward; dramatic

(责任编辑 张文鸯)